

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丙志 第二十卷

九華山偉人 紹興三十一年，虜寇迫淮上池州，青陽人相率至九華山搜索隱邃，(原闕四字)避地處，某秀才者，深入高巒中，見泓(原闕十字)練置斧(原闕十五字)左臂垂斧(原闕十四字)蓋丈餘矣，(原闕十四字)蛇也，戰(原闕十五字)奔還不(下原闕)
施聞詩夢

吳興施德(原闕十四字)公廟夢(原闕十五字)角合一個言曰，相(原闕十一字)乃骰子六枚，皆成四彩，揭□至第三板見施姓者，湖州長興人，而缺其名，疑問之曰，此是矣，明日以語同舍，皆賀吉夢，曰，子及第必居高甲，且為博士，骰子者，博具也，別一人往來牕外應聲曰，夢非今日事，其應尚遠，施頗不樂，出外視之，無人焉，已而京城亂，歸故鄉，家間多故，不復就舉，後三十年而德初登科，以掌團司箋表刊名，正在第三板，時官年恰二十四，當紹興二十四年，始盡悟骰子六(原闕十字)未生。

劉希范

長興劉(原闕十五字)夜不能(原闕三行又十五字)中劉(原闕十四字)恩數視執政此□存

荊南妖巫

荊南有妖巫，挾幻術，為人禍福，橫於裡中，居郡縣者莫敢問，吳興高某，為江陵宰，積不能堪，捕欲杖之，大吏泣諫，請勿治，且掇奇禍，高愈怒，捽吏下與巫對，杖之二十，巫不謝，嘻笑而出，才食頃，高覺面微腫，攬鏡而視，已格格浮滿，僅存兩眼如線大，遽呼吏詢巫所居，約與偕往，吏以為必拜謁謝過，乃告其處，徑馳馬出門，行三十餘里，薄暮始至，蕭然一敗屋也，巫出迎，高叱從卒縛諸柱，命以隨行杖亂棰，凡神像經文等悉發之，巫僵然自若，後入其室，獲小笥，破鑄觀之，茵蓐包裹數十重，得木人焉，又碎之，始有懼色，然歐掠無完膚矣，高面平復如初，執以還，明日入府，白曰，妖人無狀，某不惜一身為邦人除害，懼語泄必遁去，故不暇先言，今治之垂死，敢以告，府帥壯其決，諭使盡其命，而投之江。

時適及第

時適者，徐州(原闕十三字)鄉人夢見之，說朋友間事甚詳，鄉人問曰，時仲亨如何，曰，劉豫榜中當及第，寤而告適，適謂豫乃濟南人，既為御史矣，未知與同姓名者復何在，固不信也，後十五年，當逆豫僭竊時，乃中其(原闕一葉)兩頭不能伸縮，惡之，以與潛山觀道士，使養於山間，不數日失去，是冬，棟妻趙氏卒，以為不祥之兆，蓋亦偶然耳，右三事王嘉叟說。

玉師子缺

內文缺

兩頭龜缺

內文缺

張朝女

紹興十年張(原闕八行又十三字)

鄭司業庖人

鄭明仲司業南福州(原闕五字)鄉里□□師至丹陽，逢故舊數人，與同舟，隨行僕能設饌，諸人皆喜，願得同庖飲食，鄭呼僕告之，毅然曰，所以來，但能服事一主人翁爾，不願雜他客也，諭曉再三，至啖以利，竟不可，鄭怒逐使還，再拜而請曰，遣歸誠善也，恐吾鄉人不詳知，謂以過獲譴，願乞一家書，言其故，鄭亦欲寓安訊，即作書授之，又拜而去，至(原闕六字)書，驗其日蓋當日(原闕十三字)聞之(原闕八行)無一言(原闕十五字)汗炉上腥穢之氣，逼(原闕六字)趨出□閉戶掃除就寢，明夜復至，睡愈熟，側身仰面，張口呀然，昱先以秤錘置火中，急取納其口，即號叫而遁，聲如老豬，衣襟曳餘火，延燒落葉，時已昏黑，無人敢追視，竟不知何等怪也，後月餘學生在窗下，聞外間窸窣，穴窗窺之，霜月皎然，黑物如猴，蹲水溝小橋上，別一物正白，如三尺枯槎，相對箕踞，移時起(原闕七字)先吟曰，風定(原闕十七字)霜(原闕七行又十六字)六郎(原闕十六字)如雪從西偏戶內(原闕七字)死屍何敢擅出，六郎有正庫錢萬餘貫，未曾請動，設使天命合終，猶當作茆山洞主，爾下愚暗鬼，不速去，吾將治爾，連叱之，嫗悲啼，復匍匐趨故處，叟亦不見，至夜半，注漸能呻吟，食粥數日而愈，伯英從容說所睹，注色動，乃言汝不在家時，老婢不為吾役，且以惡言相抗，吾擊以鐵鞭即死，密埋之浴室，(原闕十二字)人袁徑，(原闕九行)形骸(原闕十六字)蓋真人真氣所(原闕十二字)麗類貴游，而言辭鄙俗，無醞藉，甚惡之，冀□去，曰雖然，終不願得也，老病缺於承迎，當令兒曹奉陪次，客曰，我專為君來，君不欲丹，當復持以歸，但路絕遠，願借一宿，明旦晴即去，不然，須少留也，不獲已，命館於鬆菊墅，時天久晴，五更大雨作，蘇意(原闕十三行又十三字)家人以頂暖不忍斂，及明諸子記前事，發笥視之，藥故在，取投口中，須臾即能起，灑然若無疾，飲啖自如，再令拾刺字並丹貼欲燒末飲之，不復見，後數日，長子如京口，以客言命圖黃象，象(原闕十四行)甲跳出怖而死，予妻族入蜀時，過其處，泊僧寺中，隨行使臣劉亨寢浴舍，見貧悴者十餘輩，伸□□問何人，曰，彩薪燒水，連晝夜不得息，凍(原闕十四行又十三字)新鑄藏之，戒(原闕十一字)開當以界江十三，□□坐而絕，時年八十餘，紹興中，造五輅(以下原闕)

庚戌花朝後二日，讀丙志畢，後數葉破碎不堪，殊為可惜，雅庭識。

頂山寺缺

內文缺

蕭六郎缺

內文缺

長生道人缺

內文缺

房州湯泉缺

內文缺

王君儀缺

內文缺

蠟屐亭詩缺